

名家描写精华

心理卷

之四

主编 倚天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心理卷·之四

谢郁郁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倚天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 6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杭新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15 字数：440 千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责任编辑：言之

封面设计：邹本忠

责任校对：钟辛

ISBN 7-5610-3468-7/I · 365

全套定价（40 册）：300.00 元

《名家描写精华》编委会

主 编 倚 天
编 委 夏勇斌 陈文君 叶世斌
陈亚琴 陈 静 陈仙君
舒迪波 章江龙 高 明

序

倚天

《名家描写精华》是专为广大莘莘学子编写的一部文学工具书。我们分门别类摘录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文字编辑成书。全书分为风景、风物、众生、心理、性情、妙论、女性、姿容八大系列。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文学大师笔下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奇特感人的风物风情，包罗万象的众生大观，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振聋发聩的人生妙论，千姿百态的肖像姿容……细细读来，令人不觉舌底生津、荡气回肠。的确，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无于伦比的瑰宝。我们编写这套书，希望能对中小学生学习朋友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有所裨益。

欲 念

听到那炮弹的第一声轰隆声，我们发现自己存在中的一部分，猛一下子跳回了一千年。一种在我们心里觉醒过来的动物的本能，指导着我们，保护着我们。那倒不是意识到的，那比意识更加迅疾，更加可靠，更加不会失误。那是谁也没法儿解释的。一个人随随便便地走着，心里什么也没有想，忽然间他仆倒在一个土坑里，而一阵碎片便打他头顶上飞过去；可他就是记不清楚，是不是已经听到那炮弹在飞过来，还是想到自己要仆下去。不过，倘若他不是凭这种冲动行事，那么他现在肯定已经成了肉酱一堆。正是这另一种，我们身体里的一种具有洞察力的嗅觉，使我们仆倒下去，救了我们的命，而我们自己却并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要不是这样，那么从佛兰德到孚日早已没有一个人会活着的了。

〔德国〕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西线无战事》

这时，他心里开始有点惭愧和负疚的感觉：这么多人都不怕，她都不怕，我怕什么呢？他很想冲上去从人群中救出林道静，正像北戴河杨庄的海边，他在大雨中救出林道静一样。可是，一种洞晓世故的敏感，使他清楚的看到：此一时彼一时也，情况不同，如何能够乱来呢？他刚刚给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可冒险的道路，忽然，一颗子弹清脆地从他头顶上呼啸而过，这下子可把他吓坏了！他的脸色煞白，手指头不断地发抖。定了定神，下意识地四周一看——世界是不是还完好地在他身边存在呢？他是不是负了伤就要倒下去呢？他举起软弱无力的手臂向头上一摸：没有窟窿，子弹也没有挨

着皮肤，他还好好地活在世上。他刚刚放下心来，忽然又一颗子弹飞过去，他再也顾不得想林道静，也顾不得再摸摸受伤没有，拔起腿就向回跑。他想跑得离操场远些，可是一想：人怎么也没子弹跑得快，于是他一窜就窜回到图书馆的院子里，三步两步奔向了阅览室的大房间。

杨沫《青春之歌》

天使的影子，渐渐的远了；天色渐渐的黑暗下来，历历落落的明星，渐渐的露出云端。海面上起了凉风，涛声澎湃，水影深黑。灯塔上的灯光，乍明乍灭。凌瑜呆呆的站在这孤寂的海岸上，耳边还听见说，“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自己去找罢，不要走那黑暗悲惨的道路！”这声音好似云端天乐一般，来回的唱了几遍，凌瑜眼前的光晕，突然渐渐的放大了，一片的光明灿烂，几乎要冲破夜色。他心中所有的阴翳，都拨散了，却引起了一种不可思议，庄严华美的感情，一缕缕的流出脑海、随着潮声，在空中来回的荡漾。他这时不禁泪流满面，屈膝跪在沙滩上，抬头望着满天的繁星，轻轻的说道，“我知道了，世界上充满了光和爱，等着青年自己去找，不要走那黑暗悲惨的道路！”

冰心《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

（他想：）发生点意外！我还求之不得呢！他不知道，上阵打仗这件事对我说来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我之全心全意巴望格斗，更甚于他的任何一个兵士，比他们有更深切更炽烈的感情。对我说来，打仗不是儿戏，而是严酷的现实。我要作战，我要杀人！不是为了这种行为的光荣，而不过是为了这种行为本身！我想看到人死于刀下，看到我周围是一片死亡和毁灭！

〔瑞典〕巴·拉维斯《侏儒》

天生我一副畸形陋相，不适于调情弄爱，也无从对着爱情的明镜去讨取宠幸；我比不上爱神的风采，怎能凭空在婀娜的仙姑面前昂首阔步；我既被卸除了一切匀称的身段模样，欺人的造物者又骗去了我的仪容，使得我残缺不全，不等我生长成形，便把我抛进这喘息的人间，加上我如此跛跛踉踉，满叫人看不入眼，甚至路旁的狗儿见我停下，也要狂吠几声；说实话，我在这软绵绵的歌舞升平的年代，却找不到半点赏心乐事以消磨岁月，无非背着阳光窥看自己的阴影，口中念念有词，埋怨我这废体残形。因此，我既无法由我的春心奔放，趁着韶光洋溢卖弄风情，就只好打定主意以歹徒自许，专事仇视眼前的闲情逸致了。我这里已设下圈套，搬弄些是非，用尽醉酒狂言、毁谤、梦呓、唆使我三哥克莱伦斯和大哥皇上之间结下生死仇恨：为的是有人传说爱德华的继承人之中有个G字起头的要弑君篡位，只消爱德华的率直天真比得上我的机敏阴毒，管叫他今天就把克莱伦斯囚进大牢。且埋藏起我的这番心念，克莱伦斯来了。

〔英国〕莎士比亚《查理三世》

……塞瓦斯蒂安信手打开钱包，里面数量可观的金币使他愣了神。他下意识地估计了一下金币的价值，不觉打了个寒颤。一个邪恶的念头使他头晕目眩，脑袋犹如火烧火燎一般，而四肢却觉着一阵冰凉。他觉得咽喉干渴难熬，抓过酒瓶一饮而尽。那神经质的抽搐顿时停止了，两眼象个幻觉者出奇地凝视着。他不再想那个遇难者；大海、礁石、优雅的帆影，这一切统统在他眼前消失了，仿佛隐入远方的浓雾之中，他仿佛看见自己作为胜利者站在玛格达莱娜身边。她面

颊绯红，正透过新娘的面纱朝他微笑。那是举行婚礼的大喜日子，载着他们回到海港的是他自己的漂亮小艇，八只划动的桨使小艇象一只迅疾飞翔的海鸥。

忽然，喜形于色的脸上掠过一片阴云。他右手拿着钱包和海员刀，凶残的目光象两柄闪亮的匕首，死死盯着遇难者。他的手拨弄着海员刀的弹簧；这时遇难者的年轻面孔正朝着他，显出焦急恐怖的神情。他仿佛觉得地狱深处的魔鬼正在走出他的巢穴，想夺走他的幸福。只要朝救生圈来上一刀，这个障碍就永远消失了。他犹豫了一会，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天性中仁慈和高尚的秉性极力想压倒邪念。一下沉闷的击水声吓了他一跳，一只硕大的海鸟从翻花的海水中冲了出来，坚硬的嘴里叼着一条银光闪闪的活鱼。他两眼追踪着那只飞翔的海鸟，忽然，浑身象触电般颤栗了一下。在海天相接处他看见一簇白帆，那是返航的捕鲸船。他又两眼凝视，呆呆地出起神来。他仿佛又看见了身穿结婚礼服的玛格达莱娜，然而和她一起躺在床上的不是他塞瓦斯蒂安，而是另一个人。他还看见玛格达莱娜含羞带笑，那畜牲的面孔因激动而痉挛着，慢慢靠近玛格达莱娜玫瑰般鲜嫩红润的面颊。接着，那情敌的手——与其说是手还不如说是爪，爪背上还刺着一个很大的船锚。——抓住了她那洁白细腻的乳房。

他咬着牙闷闷地哼了一声，迅即扒到船舷边。只见救生圈顿时泄了气，那个长着金色头发的脑袋随即沉入水中。一时，塞瓦斯蒂安看见死者的那双蓝眼睛渐渐涨大，涨大，几乎突出了眼眶，而他竟无法避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尸体仰面朝天躺着，往下沉着；突然他似乎看见尸体停止了下沉，与此同时，觉着右手被轻轻拉了一下。他一松手，钱

包和海员刀被那条细带子拉出船舷，消失在海水中。

塞瓦斯蒂安大惊失色，纵身一跳，几乎弄翻了船，抓起双桨没命地划了起来。

〔智利〕巴·利约《溺死者》

他疯狂地在书房里绕着圈子，眼睛全红了，咬着牙齿；他只想找什么人来泄一下气！他想破坏什么东西！他在工厂方面，在益中公司方面，所碰到的一切不如意，这时候全化为一个单纯的野蛮的冲动，想破坏什么东西！

他像一只正待攫噬的猛兽似的坐在写字桌前的轮转椅里，眼光霍霍地四射；他在那里找寻一个最快意的破坏对象，最能使他的狂暴和恶意得到满足发泄的对象！

王妈捧着燕窝粥进来，吴荪甫也没觉得。但当王妈把那碗燕窝粥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赤热的眼光突然落在王妈的手上了。这是一只又白又肥的手，指节上有小小的涡儿。包围着吴荪甫全身的那股狂暴的破坏的火焰突然升到了白热化。他那一对像要滴出血来的眼睛霍地抬起来，钉住了王妈的脸。眼前这王妈已经不象是王妈，而是一件东西！可以破坏的东西！可以最快意地破坏一下的东西！

茅盾《子夜》

……她无力地垂着双臂低着眼睛坐在那里，考虑起来。一个丈夫，一个男人，一个十分有力非常动人的东西在她的想象中腾起，把她带进一个完全不同的她自己的幸福的世界。她想象一个孩子，她自己的——如她前一天在她保姆的女儿怀中见过的——在她自己胸前，丈夫站在旁边亲热地看她和那个孩子。“但是不成，不可能，我太丑了，”她想道。

……

她清醒过来，对她方才所想的觉得害怕，……她灵魂中充满了一种痛苦的疑虑。难道她也能有爱情的快乐，她也能有爱男人的那种情欲？玛丽王爵小姐想到结婚，就梦想幸福和孩子，但是她最强烈的最潜伏的要求却是肉欲。她越想把这感情对别人甚至对自己掩藏，这感情就变得越强烈。“上帝哟，”她说道，“我怎样在内心杜绝这些魔鬼的诱惑呢？我怎样永远排斥这些罪恶的幻想，以便平安地实行你的旨意呢？”她刚一发出那问题，上帝就在她自己心中作了回答。“不要为你自己希望什么，寻求什么，不要忧虑，不要嫉妒。人类的将来和你自己的命运，你依旧不应当知道，但要活得可以随遇而安。假如用结婚义务来考验你是上帝的旨意，那就准备实行他的旨意吧。”玛丽王爵小姐怀着这种令人安慰的念头（但是也还怀有满足她那抑制下去的肉欲的希望），叹了一口气，画过十字，走下去了。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一到傍晚，小谷高一就春心骚动，坐立不安。怎么也得再去一次。哪怕是最后一次。在美女的包围之中，痛饮醉人的美酒，那情景实在令人向往。他感到，喝不上这样的酒，死都不甘心。对小谷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强迫观念。

小谷自己也觉得这样有失体统，但他胸中那颗狂躁的春心，就象犯了鸦片瘾一样上下翻腾。

〔日本〕森村诚一《天公怒色》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看得很清楚黑人的眼光落在亚尔明达的胸膛上，那个胸膛随着呜咽很有节奏地一起一伏。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突然怒气上冲。他喃喃地对旁边的人说：

“他连死人也不尊敬，这个肮脏的黑人……”

可是他自己也注视着那个在胸衣下面起伏着的胸膛。突然间黑人费洛民纳把眼光从胸膛上挪开。他害怕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他害怕什么呢？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心想。他自己的眼光偷偷地从胸衣的新月形边沿望进去的时候，也几乎微笑起来。烛光完全落在那个新隆起的胸脯上。简直可以说光线想走进去……对的，光线想透进亚尔明达的胸膛上，像一只手一样。光线正在尝试……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红着眼睛注视着这情景。现在可以说光线已经透进了胸衣。毫无疑问，光线正在捏着个起伏的胸膛。安东尼奥笑了，他低声说：“这个坏东西达到目的了……”

〔巴西〕若热·亚马多《拳王的觉醒》

这时，我身不由己地倒入她那柔软的怀抱。我的心呀，无比激动，宛如狂风掀起大海的波涛，无法平静。全身的热血骤然涌向头部，使我全然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她拥抱着我。我不由自立地也拥抱着她。我听到了她急促的呼吸声。我自己也气喘吁吁。说不定就我自己在喘着粗气，只是没有意识到罢了。我感到，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复存在，世界上只有她和我两个人。一股神奇的力量把我们变成了一对原始动物。

〔印尼〕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人世间》

今天领她去看美展吧？要不要领她去郊外写生呢？她会去吗？会吧。她在跟自己学画画，很崇拜自己。那次和她并肩走，他一边讲着，一边把手很随便、很自然地搭在她肩上。他是试探性的。姑娘虽然脸红了，很紧张，却并没有马上闪开。不过，她始终处在一种想闪开又不好意思闪开的窘促中——他搭在她肩上的手一直感到着姑娘的这种窘促。手的感

觉是最细敏的。为了这，他当时格外认真地、谆谆教导地讲了许多有关素描的话，他搭在她肩上的手也格外显出随意、平和、爱护。他当时心中很好玩地笑了：紧张什么，小正经，有上几次，你就会习惯了。果然，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她就不那么脸红窘促了。今天呢？一块去写生时，如果自己一边走一边轻轻搂住她的肩膀或是挽住她的腰呢？她会是什么反应呢？……算了，不要和小姑娘玩耍了，弄不好会狼狈不堪的。还是和女人们去调情吧。

柯云路《夜与昼》

顾晓鹰看着林虹的背影。这次他从较远的镜头把林虹的整个身体欣赏了一遍。她今年应该二十八岁了，依然苗条，似乎比过去更有女性感了。隔着飘动的白色连衣裙，他似乎看到了她的裸体。看到了她行走时的臀部、腰部以至全身肌体优美诱人的起伏和运动。他能想像到抚摸每一处肌肤的不同的质感。

女人穿裙子是美的。比穿衣服美，因为它有所裸露；比全裸也美，因为它并不暴露无余。

凝视着林虹的背影，顾晓鹰笑了。

因为他是画家，所以能这样欣赏人体美；因为他是男人，所以他能这样欣赏女人。

做妻子，林虹不够标准；做情人，只要有刺激力就行。顾晓鹰突然想到他曾经听到过的一句话。

一个被征服占有过的女人，当她被你遗弃分隔甚久之后再次出现时，她如果美丽而且骄傲，那她便对你具有难以想象的刺激力。

顾晓鹰咬住下嘴唇笑了。他感到一种冲动。他要满足这

种富有刺激力的热情。他不一定要和林虹怎么样，但他还要去拦住她。他不能这样毫无所获地退下来。

柯云路《夜与昼》

午饭以后，他立刻回到自己屋里，情绪激动地走来走去，留神房子里的声音，希望能听到她的脚步声。他身上那个兽性的人，如今不仅抬起头来，而且把他初来时和今天早晨在教堂里还存在的精神的人踩在脚下。如今这个可怕的兽性的人独霸了他的心灵。尽管他一直守候她，今天他却毫无机会同她单独见面。多半是她在躲避他吧。但到了傍晚，她凑巧有事到他隔壁房间里去。原来是医生要留下来过夜，卡秋莎只得替他铺床。聂赫留朵夫一听见她的脚步声，就屏住呼吸，蹑手蹑脚跟着她进去，仿佛去干什么犯法的事似的。

她两只手伸进干净的枕头套里，抓住枕头角，回头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但已不是原先那种轻松愉快的欢笑，而是一种恐惧的可怜巴巴的苦笑。这笑容仿佛向他表示，他这样做是要不得的。他刹那间愣住了。现在还能进行斗争。他对她真正爱的声音，虽然微弱，但毕竟还在响着，他不能不考虑到她，考虑到她的感情，她的生活。但在他的内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别错过自己的享乐，别错过自己的幸福。后面那个声音压倒了前面的声音。他断然到她跟前。那种按捺不住的可怕兽性控制了他。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复活》

谁都可以体会得出来，假使他这时敢于拥抱着我，狂乱的吻我，我一定会倒在他手腕上哭了出来：“我爱你呵！我爱你呵！”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里又在想：“来呀，抱我，我要接吻在你脸上咧！”自然，他

依旧还握着我的手，把眼光紧钉在我脸上，然而我搜遍了，在他的各种表示中，我得不着我所等待于他的赐与。为什么他仅仅只懂得我的无用，我的可轻侮，而不够了解他之在我心中所占的是一种怎样的地位！我恨不得用脚尖踢出他去，不过我又为了另一种情绪所支配，我向他摇了头，表示是不厌烦他的来到。

于是我又很柔顺的接受了他许多浅薄的情意，听他又说着那些使他津津有味的卑劣享乐，以及“赚钱和花钱”的人生意义，并承他暗示我许多做女人的本分。这些又使我看不起他，暗骂他，嘲笑他，我拿我的拳头，隐隐痛击我的心，但当他扬扬的走出我房时，我受逼得又想哭了。因为我压制住我那狂热的欲念，我未曾请求他多留一会儿。

唉，他走了！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啊，”神甫说道，“姑娘，怜悯我吧！我认为你自己是不幸的，唉，唉，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不幸呢。啊，爱着一个女人，自己却是一个神甫，一个被人厌恶的神甫！他用自己的灵魂里全部力量去爱她。觉得为了她的微微一笑，就能使他把鲜血、品德、荣誉、不朽和永恒，今世和后世的生命通通抛弃；他恨自己不是国王、天才、皇帝、天使或神灵，不能在她脚下成为一个比较伟大的奴隶；他日日夜夜在思想里和睡梦里拥抱她，但他看见她喜爱的却是军官的制服，而自己能献给她的只是她所害怕和嫌弃的肮脏的教士长袍。当她把她的爱情与美貌浪费在一个可恶的笨蛋身上，便便带着妒嫉与愤怒出现在她面前。看着那使人燃起欲念的形体，那十分甜柔的胸脯，那在别人的亲吻下颤动和羞红的肌肉，啊，天

哪！爱着她的脚，她的手臂，她的肩膀，梦想着她的发蓝的脉络，她的浅褐色的皮肤，一直到他整夜地踮伏在自己那小房间的石板地上。但是看见他所梦想的种种温存竟使她遭受刑律，竟使她去躺在那张皮床上！啊，那真是些用地狱之火烧红了的铁钳呀！哪怕是锯的人或被五马分尸的人，也都比他幸运呀！你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痛苦，在那些漫漫长夜里，他血液沸腾，心灵破碎，头脑胀痛，他用牙齿咬着自己的手，残忍的苦刑使他象辗转在烧红的铁耙上一样，辗转在爱情、妒嫉和失望的念头上！姑娘！慈悲吧！对我宽大一会儿吧！在这个伤口上涂点香膏吧！我求你揩掉我额头上大颗地流淌的汗珠！孩子啊，请你一只手惩罚我，另一只手爱抚我吧！怜悯吧，姑娘，怜悯我吧！”

〔法国〕雨果《巴黎圣母院》

我在窗外踌躇，我想破一个脸去买她的糖饼，但我又害羞，我穿戴起大学生的制服制帽，却厚着脸皮来说谎买小孩子的糖点。她就露出面孔来，我的丑劣的心事不也要被她看透了吗？但是我的好奇心终于战胜了我的羞耻心，我乘着巷里无人，决心走到窗前，我不敢十分大声地叫道：

——“对不住，对不住，请把一些糖食给我。”

连我自己都忍不住要发笑了。但我的叫声还未落脚，早听见窗内有一声回应，啊，她那十分娴雅的声音哟，在乡下人中是再也不曾听过的呢。纸窗微微推开了，只见一个少女露出了半面出来，我惊得发生战栗了。这种战栗便是现在我也还可以感觉着，我只要一想到她的眼睛。啊；你看，那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得出的，那是不能用文字来形容得出的！她是那么莹黑，那么灵敏，那么柔媚呀！她一见了我便把脸脸

低垂下去了，眼睫毛是那樣的濃密，那樣的鮮明，那樣的富有生命呀！啊，我恨我不是詩人！我假如是詩人，或者也可以形容得出幾分之幾的她的美處。但是我，但是我，我心里這麼靈活的东西，怎麼總不能表現在紙上，表現在齒上呢？啊，我恨我不是畫家！我假如是畫家，我要把她畫出來，把她那跪在破紙窗內露出的半面，低垂着的，嬌怯着的，眼下的睫毛如象覆着半朵才開放着的六月菊一樣的，完整地畫了出來，完整地畫了出來！啊，她那一頭濃膩的黑髮！我看見她希臘式髮髻上的西班牙針了。我很想像一隻高翔的飛鷹看見一匹雛鷄一樣，伸手去把她緊緊抱着。我要在她的眼上，在她的臉上，在她的一切一切的皮膚上，接遍整千整萬的狂吻！我的心頭吃緊得沒法，我的血在胸中沸騰，我感覺着一種不可名狀的異樣的焦躁——朋友，我直接向你說罷，我對於她實在起了一種不可遏抑的淫欲呀！啊，我的惡念，我的惡念，她定然是看透了！她把眼低垂下去，臉便暈紅了起來，一直紅到了耳際。可愛的處女紅！令人發狂的處女紅哟！啊啊……

郭沫若《喀爾美蘿姑娘》

愿 意

这个青年一心要做出牺牲的想法已经开花结果，对于不公平所进行的斗争几乎使他把折磨自己当成了享受。他一句话也不说。……在他的一生中，即使在他确有理由感到苦恼时他也没有说过那件事，只是在他被彻底击败、被打倒后又被人踩进泥坑、并有一只大脚踏在他的胸部、再也看不到有